

王一魯 著

# 方腊与宋江

上海三联书店



上海三联书店

土一

魯

著

# 方腊与宋仁

上海三联书店

（上海三联书店）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方腊与宋江 / 王一鲁著. —上海: 上海三联书店, 2004.

ISBN 7-5426-1996-9

I. 方... II. 王... III. ①方腊起义②宋江起义  
IV. K244.0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06932 号

## 方腊与宋江

---

著 者 / 王一鲁

特约编辑 / 徐 媛

责任编辑 / 陈宁宁

装帧设计 / 范峤青

监 制 / 沈 鹰

责任校对 / 张大伟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0031)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

<http://www.sanlian.com>

E-mail: shsanlian @ yahoo.com.cn

印 刷 /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

版 次 /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890 × 1240 1/32

字 数 / 600 千字

印 张 / 21.125

印 数 / 1—3100

---

ISBN 7-5426-1996-9

I·229 定价: 38.00 元

## 序

学生为老师作序，这可是个新闻。只因为师生都是搞新闻的，也许就见怪不怪了。

我在解放日报从事新闻工作已三十年有余，可在我老师王一鲁面前，还是个长不大的丫头。去年春节前，按照惯例给老师寄了张贺卡。节后接到老师的电话，话筒那边传来的声音更显苍老。那么多年，我老牵挂着一件事：他写的长篇小说《方腊与宋江》怎样了？他说，还没发表。他不急，我倒是急了。二十多年了，《方腊与宋江》的“女儿”都成大姑娘了，这两个老头为什么还不出山！

提起这本书，老师显得很激动。这是个马拉松工程，倾注了老师半生的心血。三十年前开始创作，那时的他年富力强，搜集了大量的史料，又深入到各地采风。动笔后，写作速度很快。那年月，没有电脑，要改稿子的话，就得重新誊写一遍。值得庆幸的是，老师的周围出现了一群志愿者，我是其中一个。星期天，我们把老师的草稿带回家，垫着复写纸，一式五份。抄写每个字都要花加倍的力气，一天下来，右手食指都瘪了一半，很长时间弹不回来。不过，抄写也很有乐趣：先睹为快，看到有趣的章节，会情不自禁地念上一段。记得有一段庙会的场景，描写善男信女穿过街市，来到花鸟市场。写

## 方腊与宋江

到老鹰的威武,似乎那两只凶猛的眼睛直盯着我;写到鹦鹉的伶俐,让人顿觉可爱……不知不觉,我感到这个星期天是和古人一起度过。也许是因为我加入过这个誉稿的队伍,多少年过去了,还是让人魂牵梦绕。

我约了上海三联书店的编辑,于某日下午二时到老师家看稿件。下午一时,老师刚从医院打针回来,听到我的电话,他颇为兴奋。出版社编辑陈宁宁看了稿件,很果断地说,“行!”那叠沉甸甸的书稿就此进了出版社。看着老师脸上透出一丝红润,我心里备感欣慰。

我们这一代会爱上这本书,因为我们熟悉《水浒》中的宋江,有一度还把他批得死去活来。对方腊,我们只是略知皮毛,他和宋江有什么因缘,想来一定很有意义。这本书侧重于描绘方腊,展现了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场景,如同一幅白描画册,又如一卷抒情史诗。几千年的中国历史,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此起彼伏。要了解中国历史,就得了解农民、熟悉农民,特别是了解他们的领袖人物,这是很重要的。但是,在很长一段时期内,人们往往只颂扬农民战争的正义性,一好百好,而忽视了农民战争自身的弱点。老师的《方腊与宋江》在这方面进行了大胆的、有见地的探索。本书的正式出版,无疑为我国的历史文学书架增添了一份光彩。

还想赘上一句题外话:衷心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为老师的健康长寿“加分”。

乐 纓

2004 年秋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|-----|
| 一、庙会 讲史  | 1   |
| 二、闻钟 谈魔  | 13  |
| 三、家宴 权争  | 26  |
| 四、恶少 灵石  | 39  |
| 五、石碎 民变  | 53  |
| 六、归田 撞舟  | 67  |
| 七、启吕 晤陈  | 81  |
| 八、树塔 擒腊  | 95  |
| 九、仙坛 水泊  | 109 |
| 十、杀家 誓师  | 124 |
| 十一、夺寨 叛夫 | 138 |
| 十二、诡诉 初捷 | 152 |
| 十三、冲城 困病 | 167 |
| 十四、闯宫 大会 | 181 |
| 十五、改歛 破睦 | 194 |
| 十六、归田 杀仇 | 208 |
| 十七、出奇 斩郭 | 221 |
| 十八、懦判 求贤 | 234 |
| 十九、内争 同心 | 247 |
| 二十、胡断 做媒 | 259 |

|        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二十一、浮海 | 入泊····· | 273 |
| 二十二、缔盟 | 花谢····· | 286 |
| 二十三、入杭 | 私访····· | 300 |
| 二十四、闹宴 | 官谋····· | 313 |
| 二十五、释李 | 绝邓····· | 328 |
| 二十六、宴酒 | 吃茶····· | 341 |
| 二十七、矫诏 | 惊蛰····· | 355 |
| 二十八、走汪 | 夺军····· | 369 |
| 二十九、谋西 | 破家····· | 383 |
| 三十、扫墓  | 纵狼····· | 397 |
| 三十一、渡江 | 骑墙····· | 411 |
| 三十二、野哭 | 江降····· | 425 |
| 三十三、七搏 | 二戕····· | 439 |
| 三十四、起复 | 下野····· | 453 |
| 三十五、四梁 | 越溃····· | 467 |
| 三十六、洪水 | 游宫····· | 479 |
| 三十七、人质 | 说客····· | 493 |
| 三十八、殒石 | 冲宫····· | 506 |
| 三十九、洪叛 | 吕奔····· | 520 |
| 四十、谒重  | 海遁····· | 534 |
| 四十一、怪梦 | 遗牒····· | 548 |
| 四十二、堵前 | 袭后····· | 562 |
| 四十三、源破 | 途穷····· | 576 |
| 四十四、东崛 | 复燃····· | 590 |
| 四十五、突围 | 包围····· | 603 |
| 四十六、斩腊 | 未死····· | 617 |
| 四十七、达反 | 命断····· | 631 |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四十八、计谋 诛江 ..... | 644 |
| 四十九、来客 再举 ..... | 658 |



## 一、庙会 讲史

茫茫黑夜里，有一点火星闪烁，它蜿蜒游走着，一会儿明，一会儿灭，摇曳，飘忽，神秘……

鼓楼上刚打过三更。敲鼓的小更丁惊讶地注视着火星，弄不清楚这在深更半夜里游走的是个什么东西。叫他更骇异的事又起：远处，出现了又一点火星，也是一样地冉冉明灭。啊，那边又有第三个，不，四个，五个！

“老叔，快醒醒，下面不知道出什么蹊跷也！”

打瞌睡的老更丁被敲鼓的唤起，看一眼发出一声惊叫：“鬼火！”摩挲睡眼再看个仔细，便改换了口气：“哦，约摸是——”那个毛骨悚然的小更丁，这才稍稍感到宽慰。

火星，已经不止四点五点，几乎在全城各坊各里都有出现。两处星斗，灿烂争辉，黑天上是不动的，黑地上却是蜿蜒飘行的，时而在那边聚成一条游龙，时而在这里散作流萤点点。两个更丁被这难得的奇观深深吸引住了，一个完全忘记了惊骇，一个嘴里喃喃自语：“老汉记性坏，明日是四月初八，想不到有这许多人去烧头香。”

老更丁的话，让年轻人心里纳闷：“什么叫烧头香？四月初八又怎么啦？”好在下面的火星不是鬼火，也不是别的蹊跷，心既放宽，况且夜长无事，一定要向老叔讨教个明白。上年纪的人好卖弄知识，

用不着三请四邀，便摆出一大篓子话来。楼高无人，即使讲些不合当今法度的话，也不怕有耳报神偷听了去。

“你今年多大？十七，哦，皇帝崇道家禁沙门的时候，你还不懂事呢！怪不得，前几天鼓楼城门口，开封府衙贴出比板门还大的告示，这么一桩大事，你都当做玩意账呢。”

“老叔，不是要说烧头香吗？怎的又绕到别的地方去啦？”

“咳，这你就不晓得了，树有根，水有源，事情不从根源上说就不明白了。今年是大宋宣和二年，宣和前头的年号是重和，重和前头是政和，嗯，正是从政和元年起，离现在有九年了，当今皇上忽然崇奉起道家来，到处设立宫观，访求道经，寻觅仙真，后来竟自称是皇天上帝的大儿子太霄帝君降世，改名叫教主道君皇帝。光是他一个人胡闹倒也罢了，偏偏有蔡太师一班人会迎合，又有道士林灵素一班人会做鬼，这就鼓煽起声势，造成了大气候。以前，我大宋世世代代家家户户都敬佛，后首兴出这个新世道，风气一变，连佛菩萨一起都遭了殃，凡是佛家的规矩一律禁绝，统统改为道家名号，佛像穿上天尊服，赐号大觉金仙。十八罗汉戴冠串簪。四大金刚改名叫作力士。文殊、普贤和观世音菩萨，或称大士，或唤作仙人。最可怜的数那些和尚尼姑，被逼着归家还俗。也有愿意改宗的，就重新习学道经，脱了僧衣着道袍，光头上养起短发，既不是僧也不是道，称呼上也要低道士一等，叫做德士。”

“我是问今夜这许多人，为什么都抢着烧头香啊？”

“这就快要说到了呀，不曾看到过后生家有这样急性子的！开封府告示上的事由，正是‘为恢复大相国寺浴佛斋会事’。京都有寺庙一百零八处，一禁佛都改作宫观，只剩下相国寺有数的几家，到底是祖宗们常来敬香的地方，子孙可不敢轻举妄动。佛事还是都废止了，像正月十五的放灯呀，四月初八的浴佛呀，还有七月十五的利孤盂兰呀，以前都是最热闹不过的，你大约一回也不曾见到过！”

年轻的更丁不服气了，争道：“小时候我娘常带我上庙会，有一回我记得顶真，娘还逼着我喝了一盅有药味儿的糖水。”

“对，那就是浴佛的水，你的福分不小，喝了能祛病延年，长命百岁。”说到这里，老更丁忽然转个念头，找出几股鼓楼上计时的线香，他想要到相国寺去烧个头香。年轻的更丁疑惑不解：鲁苏老头，话没有说完哩！老更丁拍拍年轻人的肩膀，用更轻悄的声气说：“崇道禁佛八九年，把天下都弄乱啦。现今府衙里出一张告示，能有这么多人来烧头香，能看出气候变化。人争一口气，佛争一炉香。你仔细看着更漏打鼓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可怜我这个心不诚的人！”

老更丁径自下鼓楼争烧头香去也，并不怕巡值的官儿万一知晓，问他一个“擅离职守”的过失。鼓楼上孤零零的一个后生，还在那里垂头闷想，到底不曾弄得明白：

既然烧到头香的只能有一个，为什么千人万人要心急慌忙地去争呢？

大相国寺建于北齐，原名建国寺，本来也无什名气，后得唐睿宗李旦的扶持，从此名扬海内。李旦当日被武氏废为相王，在相州闲居无聊，曾游到这寺里行香，密祷佛祖保佑，暗地里许下愿心。二十年以后，李旦重登皇位，只以为是建国寺的佛祖的灵应，于是拨出内库的银子大事兴建，三年间把这庙的规模比原来扩大十倍。李旦并以自己昔年封藩的“相”字，换掉一个“建”字，改这座庙名为大相国寺。后来大宋开国，定都汴梁，相国寺更是声价日增，香火隆盛。太宗、真宗、仁宗几代皇帝，都是敬佛的人，逢年过节，总要亲自到相国寺行香。大将曹翰平定南唐归来，将江南庐林寺的五百尊铜罗汉，悉数掠回，奉旨安置于相国寺里资圣阁。遍中国的诸大寺院，哪一处都及不上这里的圣恩独厚，哪一处也及不上这里的宝藏众多！

三门外，星火万点，车马喧闹，人声鼎沸，催促着东方泛白，钟鸣

门启。而在三大殿后头的慧林禅院，却依旧保持着平日的幽静。庭院深深，花木葱茏，隔断了喧闹声，隐一排青瓦粉墙的精舍。这里本来是僧人修真养性的所在，禁佛的那几年，四方云游来的高僧少了，本寺的和尚也不讲究修行了，不知是哪位会当家的出个赚钱的主意，把这处空关的精舍包租给太学，从此，冷落的佛地翻作了儒生的斋房，暮鼓晨钟的余音里，添上了朗朗的读书声。

“帘斋”里，一个书生面壁而卧，鼾鼾地睡得正熟。对面的一张竹榻上，被褥铺叠得齐齐整整，横躺着一口空剑鞘。斋门“呀”地开了，进来的那个浑身短衣结扎，拖着长剑，面色通红，气喘微微。他在空榻上坐定，插剑入鞘，用汗巾擦了擦脸，看到书生尚在熟睡，便大声喊道：“志宏兄，日上已三竿，黄粱梦犹未醒么？”志宏兄“唔”了一声，拉起布衾蒙头，仍想睡去。

那人暗暗好笑，上前扳住他的肩头猛摇一阵。志宏兄睁开眼睛，坐起打一个长长的呵欠，那人发急催促道：“快起快起，昨日不是讲好起早赶庙会么！”

“哦哦哦！”志宏兄方才记起来了，一骨碌翻身下床，急忙漱洗，嘴里不住地向“师囊弟”赔不是，也无心再铺设枕衾，任它凌乱在榻上，急匆匆走出斋房来。

寄宿在相国寺里的这两位太学生，都是外地州府保送来京的品学兼优之士，贪睡的名叫邓肃，字志宏，南剑州沙县人，早起练武的名叫吕将，浙东仙居人。今天是学里的浣日例假，两个人在前几天就商议准备，要看看这闻名已久的庙会倒底是个什么样子。浣者，洗也，太学每月放上中下三个浣日，定下这个规矩，是让学生们有个空闲日子换洗衣衫的意思。四月的上浣恰恰放在初八，学生们谁不想尽情地逛一逛游一游，何止是邓吕两个！

“民犹水也”，从古及今，不知有多少大见识者惯用这个譬喻。

你看，涓滴之微可以汇成长河大海，澄静如练会掀起浊浪扑天，常年默默而一朝会发生轰轰巨响，这都是水，也都是人。今天，大相国寺就遭到黄河暴涨般人流的淹没，这人流涌进三门，冲向大殿，邓肃和吕将全不曾在意，已经陷身在湍急的漩涡之中，向前，退后，回旋，一点儿都做不得主，总是被前后左右的人推着，揉着，摇着，晃着，恍恍惚惚，跌跌撞撞。邓肃觉得自己站不直了，快倒下去了，怕就要挨众人的践踏化作肉泥了吧，正要开口呼喊，忽地有只大手牵住他衣领，拖一会又托一会，与儿时溺水被人救起一模一样的光景，等到心里明白过来，身子已经到了东庑廊沿下。

东廊的长墙上，画的尽是花花绿绿的大菩萨，有的低眉垂目，打坐在莲花宝座上，有的龇牙咧嘴，满脸凶相，手攥一个小鬼，正要把它吞入肚里。几个飞天仙女，手洒香花，长带飘拂，显出个缓缓游动的形态。这大概就是二十八品功德变相吧，竟把个邓肃一时看呆了。

“志宏兄，不曾有什么吧？”是吕将问候的声音。被潮流冲散的两片飘零的浮萍，现在又会合到一起。

邓肃摇摇头，咧嘴装出笑容，表示不曾有个什么，并且努力显出大丈夫的气概，对于立志要搏击风浪的男儿，这实在算不了什么！

“上大殿去看吗？”

那边，香烟缭绕，钟鼓齐鸣，便是相国寺的正殿，释迦牟尼的金身，今天即在殿里露出他的本来面目，要不要上大殿去看看呢？

邓肃从眼前川流不息的人群，慢慢地望到那边奔腾跳跃的人流，心里犹有余悸。这时候，大殿上忽然兴波，闹嚷嚷，急匆匆，奔逃的人乱纷纷散向各处，都说是“蔡太师敬御香来也，前头有排军拿棍棒驱人！”邓肃摇头，苦笑，感慨顿生：“可怜这些善男信女，起半夜抢三更，烧头香还只得让给皇家！走吧走吧，我辈何苦去凑这份热闹！”

庙门前的瓦市，经过汴水上的相国寺桥与老街相通，自然形成连环不断头的闹市。虽然是停办多年，一朝恢复，倒也大有可观。靠庙门的街上，店铺里多陈列着日用杂物、南北诸货、时新鲜果、腌腊肉食，也有卖鞍辔和弓箭的，这里的游人最多最杂，生意最是兴旺。穿一条巷子到第二条街，是发卖刺绣花样的所在，诸如各色花朵、珠翠首饰、鞋面剪花、生丝条线、义髻、冠子。邓、吕二人看这里的妇女特多，不曾停留，马上步入第三条街。这街上可才是士人留连之处，两边店铺，陈列的是书籍、古玩、图画、文房四宝，京师里不常见的货色，这里都在招子上大字书明：“李氏真法祖传——潘谷徽墨”“湖州赵文秀笔”“精制上等玉版宣纸。”邓、吕二人满心欢喜，东面指指，西面点点。有家书肆的店东，悄悄地问他们：“有新刻的《莺莺传奇》、《黄巢播乱》，秀才们可要？”吕将晓得是禁书，心里不免一动。邓肃却蹙着眉头拉了他便跑，教训他说：“这类书最易坏人心术，听到名字便脏了耳朵，看是更加看不得的！”

桥堍空地上围着一堆人，只听得“啧啧”赞好声，吕将只以为是卖武艺的，探头要看个明白，张一眼便舍不得走了。人圈子围着个地摊，地摊前摆只木箱，两边插两支鞦架，架上蹲两只苍鹰，尽管是一样的飞禽，一样的挂红吊铃，而精神和气概，一望而可知相差甚远。一只是毛羽虽丰，却显不出什么力和劲，另一只却极为雄健，尖喙利嘴，浑身羽毛黑里泛青，它焦躁不安，常常展伸双翅，露出根根劲翎，时而侧目向人，眼神里露一种搏击之志。卖主是个精瘦的黑汉子，正在跟人争讲价钱，大约是买者还价还得太低了点，黑汉气急脸红，粗喉大嗓叫嚷：“卖货卖与识者，说话说与知音。你识得这宝贝吗？它不是寻常的鹰，出产在辽东，有名的叫‘海东青’，五十贯还是便宜了你！要不，你买了那只去，我只索五贯钱！”

讨价还价的吵嚷尚未止息，有两个人从背后推开邓肃、吕将，硬

劲劈破人圈子，走到黑汉面前，其中一个年长的，也不打招呼就喝问：“什么鸟雀，便值得许多贯钱钞?!”

买者见有人相帮，高兴得就要请那两人替他评理，他们才不管你哩，一个矮子首先从鞦韆架上将海东青的索子解了，捏紧在手，纵鹰飞扑，试它力气，后首又架鹰在臂，伸一指在鹰嘴前调弄。那鹰应对敏捷，任你指快如梭，它眼捷转若闪电，追逐那忽远忽近跳跃不定的指头，准备着给予致命的一击。矮子高兴，朝那年长的点头示意买得，黑汉子估量这两人势头不小，赔个笑脸说：“爷们如果中意，存心买了，请先定个价钱。小的是将性命换得来的这宗宝物，若是被空耍弄耍弄伤了，就苦煞俺也!”

那个年长的人板起面孔说道：“我们都是王太宰府上的，什么稀奇宝物没有见过，还在乎你这海东青、海西青，我且问你，就算你这鸟是海东青，也值不得五十贯!”

“王太宰府上”招牌一扬，吓退了原来的买者，连看热闹的也三三两两散去，一时间只剩下不多几个看热闹的人。黑汉子无端惹着太岁，只得叉手告道：“往年间辽东海路、陆路都通，此物常见。去年，大辽与金国交战，金人占了辽东，一应物产俱被他们霸住，来往行人一概不准过境。小人祖祖辈辈在辽东养鹰，到中原发卖，舍不得断了这条生路，拼着性命贴上本钱浮海过来，种种危难，九死一生，实在是不容易……”

黑汉子说犹未了，年长的那人立刻把他喝断：“鞦子们打仗，与你什么相干?! 目下正严查关外来的人哩，仔细叫巡检司撞见了，少不得一顿拷问!”

寻常的闲话，也会被人抓住把柄，翻成了祸从口出，汉子不由得惊愕得呆住了。调鹰的矮子趁机驾了海东青便走。汉子急叫起来，年长的那人一把扳住他肩头，轻轻喝道：“慌什么! 这里给你银子。”汉子数数他塞来的几镞小锭子，折制钱只合二十贯，像挨了火烫一

般地又跳又叫：“不卖不卖！快还我的海东青！”

那年长的拍着汉子肩膀，冷笑道：“我们宰相喜欢的东西，不出钱也得白拿。今天肯出这么大的价钱，又不治你偷渡边寨的罪，全是我老哥存心照应。你要是嫌不够，喏，上龙津桥太宰府上来讨！”

鞦架上孤零零只存下一只苍鹰，好像自觉寂寞，“格朗朗”摇响铜铃，“扑棱棱”扇动翅膀。汉子两眼含泪，望着手心内的银子，长叹一声：“原指望卖得个好价钱，能吃几天饱饭，……咳，早晓得京师里的世道如此，便死了心不来也罢！”

邓肃愤愤不平，向两人走去的那边赶了几步，恨恨地骂一声。市声嘈杂，人群拥挤，赶也赶不上，骂也听不出。吕将怕他使气性招惹是非，连忙拖着他乱走，不知不觉间，经过一家书棚门口。

一块粉白水牌，书写着两三行大字，明晃晃悬挂在书棚门前：

以文会友，

东南说话第一大家汪未泥

讲史论时，述古道今。

吕将并不曾留心，倒是邓肃把他拉住，点手儿望里指。吕将挑起花门帘往里看，过道尽处是一间好大厅堂，台上端坐着说话先生，台下列几十张方桌，坐满听客。邓肃说道：“有幸遇到这位奇人，不可不听他说平话。”书棚里早已有跑堂的迎了上来，由不得吕将不依。

说话人刚刚开首起讲，满座鸦雀无声，寂静里更显出先生的嗓音清脆，令人耳爽。两人悄悄进门，堂倌把他们引到一副座头的空处，随手泡两杯香茶。那敲金击玉抑扬顿挫的声音，字字直朝人耳朵里钻，两人只顾赶紧听讲，无多时即被迷住。

“夫小说者，虽为末学，尤务多闻。非寻常浅识之流，有博览赅通之理。在下幼习太平广记，长攻历代史书。烟粉奇传，素蕴胸次之间，风月轶闻只在唇吻之上。凭三寸舌褒贬是非，铺千万言讲论



古今。说重门不掩的相思，谈闺阁难藏的深恨，辨草木山川之物类，分州军县镇之程途，讲历朝年代废兴，记岁月英雄文武，自然使席上风生，不枉教坐间星拱。”

那先生说到这里，唱起一首歌谣：

“小说纷纷皆有之，须凭实学是根基，  
开天辟地通经史，博古明今历传奇。  
藏蕴满怀风与月，谈吐万卷曲和诗，  
世间多少伤心事，历历从头说细微。”

歌罢，又讲：“说话有灵怪、烟粉、传奇、公案、朴刀、杆棒、妖术、神仙之类，在下只擅讲史。今日不讲三皇五帝、春秋战国，单讲本朝前头石敬瑭丧权辱国的故事。”

邓、吕细听一言，二人相视微笑，怪不得汪末泥名气响，这先生果然有高明之处！他依据史籍，精心剪裁，梳理好一团乱麻的头绪，显人性善恶分明的原貌。他讲述胡马南来，晋兴唐灭，不事夸张，唯求自然真实；重现已经逝去的石敬瑭、桑维翰一班国贼，寻常讲五代的总是堆砌再三，竭力描摹刻画其奸，而这先生只用寥寥数语，人物便鲜龙活跳浮动在听客眼前。故事结尾处，将要收束时，先生勃然兴发，多加出一段议论来：

“列位，割让燕云十六州的恨事，往者已经往矣，而今人却一心还要效法石敬瑭、桑维翰那些猪狗，继续做只管自家快活不顾丧权辱国的事。你们可知道不知道？且看目下辽金交战，辽弱金强，势成定局，眼见得金人就要取辽而代之，成为我国北边的大患。而朝中执政诸公，完全不明形势变化，却高唱祖宋遗训，定下克期灭辽的大计。若是真个凭自家本事，洗雪国耻，收复失地倒又好了，可悲的是，他们竟公然与金人交通，助强攻弱，把雪耻的希望寄在另一个强敌身上。朝廷与大金约定，灭辽之日，十六州之土地归宋，十六州之玉帛、子女归金，而且把本朝对大辽的岁贡，加倍奉献给大金。执政